



博士文丛

◎王献军著

西藏 政教合一制研究

BOSHIWENCONG
兰.州.大.学.出.版.社



【海南师范学院著作出版资助项目】

西藏政教合一制研究

D677.5

3

兰州大学出版社



王献军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藏政教合一制研究 / 王献军著. — 兰州 :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4. 7

(博士文丛 ; 1)

ISBN 7-311-02394-7

I . 西... II . 王... III . 政教合一 - 政治制度 - 研究 - 西藏 IV . D67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64170 号

博士文丛(第一辑)

西藏政教合一制研究

王献军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市天水路 308 号 电话 : 8617156 邮编 : 730000

E-mail : press@onbook.com.cn

<http://www.onbook.com.cn>

兰州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兰州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 : 880 × 1230 1/32 印张 : 7.5

2004 年 7 月第 1 版 200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 208 千字 印数 : 1 ~ 1000 册

ISBN7-311-02394-7 全套定价 : 60.00 元
(本册定价 : 15.00 元)

导 言

政教合一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比较独特的一种政治制度，这种制度曾在许多国家的历史上不同程度地存在过。在我国，政教合一制度表现得最为典型的乃是西藏地区。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以其统治时间之长久和组织系统之完备而为世人所瞩目。因此，对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又鉴于达赖喇嘛目前在国外的种种言论和活动，^① 研究本课题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学术界对西藏政教合一制的研究，直到目前为止，还是很不够的。虽然有一些论文论及了西藏政教合一制，也有部分论著的内容涉及到了西藏政教合一制，但这一课题的研究现状总的表现为：一是缺

① 达赖喇嘛的所谓“流亡政府”1963年曾颁布“宪法”，表示要继续维持其政教合一制度。1992年，达赖喇嘛又公布了“西藏未来政体及其宪法基本特色之指导方针”，表示在“西藏重获自由后的过渡期间”，要由他直接任命“临时总统”，“临时总统”要在他的面前宣誓就职，实际上仍未放弃其政教合一制度。（参见廖淑馨：《谈达赖治理西藏的新构想》，载《西藏研究会讯》，台湾，第15期第26~30页。）

乏深度，泛泛而谈的多，对具体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探讨的少；二是缺乏广度，有关西藏政教合一制的诸多方面和领域，至今仍无人问津；三是有争议的问题多。总而言之，这一课题还远远没有被我们研究透彻，尤其是迄今为止，尚无一部全面、深入、系统地论述西藏政教合一制的专著出版。所以，本书的问世，将填补学术界的这一空白，把西藏政教合一制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本人对西藏政教合一制的研究，已有十余年之久。早在20世纪80年代读硕士研究生时，我已在硕士学位论文《帕木竹巴政权研究》中，对明代西藏帕竹政权的政教合一制进行了初步研究。20世纪90年代到南京大学攻博后，我又将《西藏政教合一制研究》作为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参加工作以后，我也并没有停止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迄今为止已发表相关论文近十篇。目前完成的这部《西藏政教合一制研究》，就是在原来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补充、修改和完善，又融入了自己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后形成的一部全面、深入、系统地阐述西藏政教合一制的学术专著。

专著《西藏政教合一制研究》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是对西藏政教合一制的通论，下篇是就西藏政教合一制的某些问题展开的专门论述。

上编分为四章。

第一章阐述了作为西藏政教合一制萌芽的西藏分裂割据时期的六个政教合一体地方势力的详细形成过程。这六个政教合一体分别是萨迦政教合一体、帕竹政教合一体、蔡巴政教合一体、止贡政教合一体、夏鲁政教合一体和雅桑政教合一体。

西藏的政教合一制是在元代全面正式确立的，这是大多数学者所持的观点；但它的最早出现，或者说是萌芽阶段，应该是在西藏分裂割据时期，这一点，尽管已有学者指出，但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尚未有人做过深入的分析和探讨。笔者认为，所谓西藏政教合一制的萌芽或雏形，主要有在当时家族势力与教派势力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的政教合一体地方势力——元明时期的萨迦政权和帕竹政权就与这一时期的萨迦政教合一体、帕竹政教合一体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因而笔

者对这一时期的几个最重要的政教合一体的形成过程，一一加以细致入微的分析、研究，以填补学术领域的这一空白。

第二章探讨了西藏早期的家族式政教合一制的两种典型模式，即元代萨迦政权的政教合一制和明代帕竹政权的政教合一制，从中归纳出了萨迦政教合一制的两个特征和帕竹政教合一制的三个特征。并从剖析当时的西藏社会入手，分析了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家族式政教合一制的原因。

第三章是对西藏晚期政教合一制的研究。西藏晚期的政教合一制是由达赖喇嘛为首的格鲁派掌控的，持续时间长，组织机构和职官制度完备，故历来被认为是西藏最为典型的政教合一制，所以，笔者把本章作为全书的重点，分为三节详细加以论述。特别是其中的第三节，又作为本章的重点；从政教合一制的组织机构和职官制度、达赖喇嘛的有限权力、摄政制度、政教合一制下的权力分配、后藏及昌都地区的政教合一系统、清末以来西藏政教合一制受到的冲击等六个方面深入全面地加以论述。

第四章研究了在西藏和平解放以后，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反动上层拒绝民主改革并悍然发动叛乱，从而最终导致了西藏政教合一制在人民解放军平叛的隆隆炮火声中彻底覆亡。

本编是围绕着西藏政教合一制的整个发展过程进行全面深入探讨的，目前这在学术界尚无先例可循，因而从基本理论构架到具体内容都需要笔者自己摸索。笔者的基本思路是将西藏政教合一制划分为早、晚两个不同的时期来进行研究。这两个不同时期的政教合一制的根本区别在于：早期政教合一制建立在家族传承基础上，政教两权集中在一个家族手中；而晚期政教合一制则是建立在活佛转世基础上，政教两权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对于早期的政教合一制，笔者选择了元明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萨迦政权和帕竹政权的政教合一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且探讨了早期家族式政教合一制形成的原因。而对于晚期的政教合一制，笔者通过对有关资料的分析，感到这一时期的政教合一制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并非是一成不变的；甘丹颇章政权建立初期的政教合一制就与 1751 年以后的政教合一制不尽相同，故而笔者将

此章中的甘丹颇章政权初期的政教合一制和 1751 年以后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分成两节来论述。对于甘丹颇章政权初期的政教合一制，由于目前学术界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讨论这一时期的西藏政治体制究竟是否为政教合一制上，因而笔者亦以此为重点，以大量的史料来阐明笔者自己在此问题上的看法：甘丹颇章政权初期的政治体制既非政教分离，亦非政教结合，而是政教合一的。至于本章 1751 年以后西藏的政教合一制这一节，由于它是在清王朝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以达赖喇嘛为首的政教合一制，政教两权明显地集中到了一个人手中，同时又有完备的组织机构和职官制度，故而历来被认为是西藏最为典型的政教合一制，所以笔者亦不惜花费大量笔墨，将其作为本章的重点来论述。因为有关 1751 年以后西藏的政教合一制的史料汗牛充栋，涉及到的内容也纷繁复杂，笔者选择了其中最能体现这一时期政治体制的六个方面，即政教合一制的组织机构和职官制度、达赖喇嘛的有限权力、摄政制度、政教合一制下的权力分配、后藏及昌都地区的政教合一系统、清末以来西藏政教合一制受到的冲击来进行论述。

下编由六篇文章组成。

第一、第二篇文章分别对西藏政教合一制形成的原因、西藏政教合一制何以能存在近千年之久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第三篇文章则是笔者鉴于目前学术界在何谓政教合一制问题上产生的分歧，重新给政教合一制下了个定义。第四篇文章把甘、青、川、滇藏区的政教合一制与西藏的政教合一制作了比较，总结出了二者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第五篇文章是笔者就目前学术界对藏区政教合一制的研究现状所做的综述。第六篇文章则概述了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政教合一制度，以使我们对西藏政教合一制所占有的重要地位能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若从其萌芽阶段算起，直至 1959 年灭亡，当有近千年的历史，前后延续的时间可谓长矣！所以笔者在研究西藏政教合一制的过程中，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时间跨度过长，不要说把有如此漫长发展过程的西藏政教合一制的方方面面都搞清楚非常困难，即使是澄清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亦属不易。其次是史料问题。西藏分裂割据时期、元代和明代，这三个时间段的汉文史料较缺，要研究期

间的政教合一制，主要得依靠藏文史料。而这三个时间段的藏文史料虽然相对于汉文史料是要丰富一些，但剔除其中的宗教和具有神话、传说色彩的部分，有参考价值的内容十分有限。清以后，随着中央和西藏地方关系的日益密切，大批清朝官吏得以入藏，记载西藏的汉文史料因而变得异常丰富，仅仅要把这些汉文史料全部看上一遍就得颇费一番工夫，更不要说熟练地对之加以驾驭、利用了。所以，研究西藏政教合一制这一课题本身就具有相当难度，又由于笔者学力绵薄，因而书中存在错误、缺漏之处在所难免，尚祈读者们谅解。

目 录

导言 (1)

上编 通 论

第一章 西藏政教合一制的萌芽 (3)
——西藏分裂割据时期诸政教合一体的形成

第二章 西藏早期的家族式政教合一制 (22)

 第一节 萨迦政权的政教合一制 (22)

 一、萨迦政权的建立 (22)

 二、萨迦政教合一制的特征 (26)

 三、蒙元政府与萨迦政教合一制 (35)

 第二节 帕竹政权的政教合一制 (38)

 第三节 家族式政教合一制形成的原因 (49)

第三章 西藏晚期的活佛转世式政教合一制 (53)

 第一节 政教合一制从家族式向活佛转世式的转变 (53)

 第二节 甘丹颇章政权初期的政教合一制 (55)

 表 3-1 甘丹颇章政权初期的组织机构表 (67)

 表 3-2 甘丹颇章政权初期的职官表 (68)

 第三节 1751 年以后西藏的政教合一制 (69)

一、政教合一制的组织机构和职官制度	(71)
表 3-3 1751 年以后西藏的政教合一制组织机构表	(81)
表 3-4 1751 年以后西藏的政教合一制职官表	(81)
二、达赖喇嘛的有限权力	(82)
三、摄政制度	(89)
四、政教合一制下的权力分配	(99)
五、后藏及昌都地区的政教合一系统	(110)
表 3-5 察雅罗登协绕呼图克图政教系统表	(120)
表 3-6 班禅囊玛岗政权政教系统表	(121)
表 3-7 昌都帕巴拉呼图克图政教系统表	(121)
六、清末以来西藏政教合一制受到的冲击	(122)
第四章 西藏政教合一制的覆亡	(135)

下编 专 论

西藏政教合一制形成原因再探	(149)
试析西藏政教合一制长期存在的原因	(160)
对“政教合一制”定义的再认识	(168)
略论甘青川滇藏区政教合一制的特点	(173)
藏区政教合一制研究综述	(182)
世界政教合一制史话	(189)

附 录

主要参考书目	(203)
重要藏文词汇转写表	(210)
后记	(226)

上

编

通 论



第一章 西藏政教合一制的萌芽

——西藏分裂割据时期诸政教合一体的形成

9世纪中叶到13世纪中叶，也即吐蕃王朝崩溃到萨迦政权建立的400余年，是藏族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整个西藏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存在，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各霸一方，使西藏政局长期处于分散混乱之中。学者们一般把这一时期称作西藏历史上的“分裂割据时期”。

公元842年，吐蕃赞普朗达玛被刺身亡。不久，吐蕃贵族分裂为一些对立的集团，展开混战。随即又爆发了奴隶平民大起义，统一的吐蕃政权彻底崩溃。在这之后，西藏各地出现了众多的地方割据势力，他们大都为赞普或奴隶主贵族的后裔，手中掌握着武装，控制着众寡不等的属民，彼此争斗，各自为政。此后，随着封建经济形态的逐步确立和发展，这些割据势力又渐渐演变为一个个以家族为中心的地方封建领主。

佛教于公元7世纪传入吐蕃，历经两个世纪的发展，到9世纪中叶已具有相当规模。公元836年，朗达玛继赞普位，掀起了一场空前的灭佛运动。佛寺遭破坏，经卷被焚毁，僧侣受到镇压，打击面之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以致出现了持续约百年的“卫藏无法”的局面。到了10世纪后半叶，一些地方割据势力开始派人到朵甘藏区和印度各地拜佛学法，迎请高僧传教译经。佛教开始在卫藏和阿里复兴，一场新的兴佛运动开始了。

在西藏历史上，一般把吐蕃时期称为佛教在西藏发展的“前弘期”，把10世纪中叶以后称为“后弘期”。后弘期的佛教由于和本教的长期融合，已有明显的地方特色，与吐蕃时期的佛教相比有了显著的不同，通常被称为“藏传佛教”。随着藏传佛教在西藏的迅速发展，其规模愈来愈大。到11世纪中叶，由于从朵甘、印度、克什米尔进藏的僧侣流派不一，学法者各有其师，传法上又自有门庭，藏传佛教的各种教派和教派支系便应运而生。

地方割据势力的存在和藏传佛教及其教派的形成与发展，是西藏分裂割据时期的两大特征，但二者之间并非毫无关联。藏传佛教从其出现伊始就与地方割据势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后弘期佛教之所以能在西藏复兴，就是地方割据势力直接推动的结果。如10世纪后半期山南的吐蕃赞普后裔意希坚赞，既是当地封建割据势力的首领，又是桑耶寺寺主，最早到朵甘学法的卢梅·楚臣喜饶等10人即是他的出资派遣的。卢梅·楚臣喜饶学成归来后，又在意希坚赞之子额达赤巴等封建势力的资助下，在卫藏和康区各地建立了一批寺院，吸收门徒，传授戒律，使佛教势力得以复兴，并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超过了朗达玛以前的规模。^①以后，随着藏传佛教教派的出现与发展，佛教势力与地方割据势力的关系更为密切，在有些地方二者紧密结合在一起，甚至达到了融为一体的程度——这就是所谓的“政教合一体”。^②

与当时的世俗割据势力相比，这种政教合一体的地方割据势力显得更有活力、更具生命力，它不仅直接影响到了元明的西藏政局，而且也是西藏政教合一制的雏形。下面，我们就对西藏分裂割据时期六

^① 《西藏佛教史略》，第73~74页（以后页下注中未注明所引著作出版时间及出版社的均可参见附录）。

^② 本文所使用的“政教合一体”这一概念，主要指的是佛教教派势力和以家族为中心的地方势力相结合而成的地方割据势力。在西藏当时没有一个统一政权存在的情况下，这种割据性政教合一体既管当地的宗教，也管当地的行政，俨然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小政权。此外，还有另一类与此不同的政教合一体，这类政教合一体未与世俗地方势力相结合，只是以教派为基础、以寺院为中心形成的，但同样管理着当地的宗教与行政，如达垅噶举派的达垅政教合一体和蔡巴政教合一体的早期。

个典型的政教合一体的形成过程逐一进行探讨。

1. 萨迦政教合一体

萨迦政教合一体系由昆氏家族和萨迦教派结合而成。

据《萨迦世系史》记载，昆氏家族是天神玉仁的后代，从久远的古代起，他们家族的祖先就活动于后藏一带。传到雅邦杰时，与仇敌森波迦仁茶麦交战并杀死了他，夺其妇雅珠司丽玛为妻，生一子名为昆巴杰（意为在仇怨中出生），由此产生了“昆”这个非常特别的族姓。^①吐蕃时期，昆氏家族出了一些名人，并与吐蕃大姓没庐氏通婚，在当时也是一家有相当地位的贵族。^②

有一段时间，昆氏家族修行的是宁玛派教法。传到昆·官却杰波（1034~1102年）时，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昆·官却杰波依止当时著名的卓弥译师，学习了“道果法”，成为卓弥译师的五大弟子之首。他还向其他一些高僧学习，佛学上大有长进。

昆·官却杰波学习佛法有了一些成绩之后，在仲曲河谷的扎窝垅巴建了一座小寺，收了一些门徒。此寺后称萨迦旧寺。不久，他又以一匹白骡马、一串珍珠和一套女装购得仲曲河谷上部本波山的一片土地，于阴水牛年（1073年），在本波山白色的山坡上，动工建寺。^③因为寺院建在白色的山坡上，故得名萨迦寺（意为灰色的土地）。西藏佛教史家都以此年为萨迦派正式创建之年。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昆氏家族与萨迦这个地名联结在一起，被称为萨迦昆氏家族。昆·官

① 《萨迦世系史》，藏文版，第10页。

② 吐蕃时期，昆氏家族的昆·官巴杰贡达曾得到赞普赤松德赞的器重，被委任为内大臣。昆·官巴杰贡达有两子。长子是著名的“七试人”之一，名为鲁易旺波松瓦，精通梵文、藏文，参与翻译了佛经，曾在叶巴扎寺修行，获得成就。次子名昆·多吉仁波且，娶没庐氏家族的一个女子为妻。没庐氏是与赞普王室通婚的主要外戚世家之一，昆氏能与之通婚，说明昆氏家族在当时也是一家有相当地位的贵族（参见《萨迦世系史》，藏文版，第13~14页）。

③ 《萨迦世系史》，藏文版，第20页。

却杰波被尊为萨迦派的创始人。

昆·官却杰波虽然拜过许多高僧为师，长期学习佛法，又建寺收徒，但本人并未出家。他娶多吉秋摩为妻，无子；后又与玛久尚摩同居，生子贡噶宁波。多吉秋摩知道后，除了给自己留下“萨迦寺前的供养田地外，其余所有的庄园全部交给了尚摩母子”。^①由此可见，萨迦派本身不是由僧侣而是由俗人创建的，或者说是由昆氏家族创建的。萨迦派从创立伊始便僧俗不分，家族与寺院紧密结合在一起，寺院的土地和财产，也就是昆氏家族的土地和财产。所以我们可以此说，“萨迦政教合一体”从萨迦派创立之初就已形成——这也是萨迦政教合一体的一大特点。

公元 1102 年，昆·官却杰波去世，贡噶宁波（1092～1158 年）年幼，由巴日译师暂管萨迦事务。从 1110 年起，贡噶宁波担任萨迦派座主，长达 48 年。贡噶宁波遍访名师，学到各种教法，名声大振。他还广收门徒，遍建分寺，四处布道，使萨迦派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由于贡噶宁波对发展萨迦派有重大贡献，所以萨迦派的人尊他为“萨钦”，意思是萨迦派的大师。

贡噶宁波也没有出家，取有两妻，生有三子，即索南孜摩、扎巴坚赞和贝钦沃布。

索南孜摩（1142～1182 年）和扎巴坚赞（1147～1216 年）先后继任萨迦派的座主，两人均为学识渊博的高僧。在这二位座主期间，萨迦派的实力继续增长，影响已超出了后藏地区，在当时的几个新兴教派中占有重要地位。

贡噶宁波、索南孜摩、扎巴坚赞虽然相继担任了萨迦派的座主，但都未正式出家，因而被称为“萨迦五祖”中的“白衣三祖”。如果说，昆·官却杰波时期是萨迦派的草创时期，则“白衣三祖”时期可以说是萨迦派的巩固发展时期。萨迦政教合一体自然也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因为二者是休戚相关的。

索南孜摩和扎巴坚赞虽未出家，但也未娶妻。其弟贝钦沃布没有

^① 《萨迦世系史》，藏文版，第 23 页。

担任过萨迦派的座主，娶妻生有二子，即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和桑察索南坚赞。

桑察索南坚赞是贝钦沃布的幼子，未出家，娶有5妻，生子女8人。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1182~1251年）是贝钦沃布的长子，他是藏族文化史上的一位著名学者。贡噶坚赞自幼从伯父扎巴坚赞学习各种佛法，27岁时受比丘戒，1216年继扎巴坚赞之后担任萨迦座主，成为历任萨迦座主中第一个正式出家的僧人。贡噶坚赞曾云游前后藏各地，遍访名刹高僧，著作甚丰，精通大小五明，因而获得了“萨迦班智达”的称号（“班智达”为印度对精通五明的佛教学者的称呼），并被尊为“萨迦五祖”中的第四祖。

在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担任座主期间，萨迦政教合一体的宗教和经济实力又有了进一步的增长。

在这一时期，萨迦派出现了东、西、上三部弟子。东部弟子始自夏尔巴·喜饶迥乃，西部弟子始自伍由巴·索南僧格，上部弟子始自贡巴·交顿只梅。他们各有自己的殿堂、僧舍和家系传承，俨然萨迦派内的三个小支派。^①此外，西藏一些地方割据势力的头面人物也与萨迦班智达有了密切的联系，如古格王室成员释迦衮成为经常资助萨迦班智达举办法会的施主。^②在前后藏都有了一些与萨迦派有教法联系的寺院。萨迦派已成为当时后藏地区最重要的一支宗教势力。

与此同时，萨迦政教合一体的经济实力也大为增长。萨迦班智达之弟桑察索南坚赞为萨迦寺修了围墙，“在斯塘等地设立了集市和人口众多的村庄，在仲堆、仲麦、达托、芒喀寨钦、藏哇普、夏堆麦、大那等地建立庄园；在隆迥、喀索、果斋、客尔普等地建立了许多牧场；在热萨等地牧养马群”。^③

总之，经过以上四代人的苦心经营，萨迦政教合一体到萨迦班智

^① 《汉藏史集》，藏文版，第351~356页。

^② 《元朝帝师八思巴》，第22页。

^③ 参见《萨迦世系史》，藏文版，第147~148页。以上这些地方主要分布在今天西藏的萨迦县、拉孜县、昂仁县和日喀则市一带（参见《西藏通史》，第312页）。